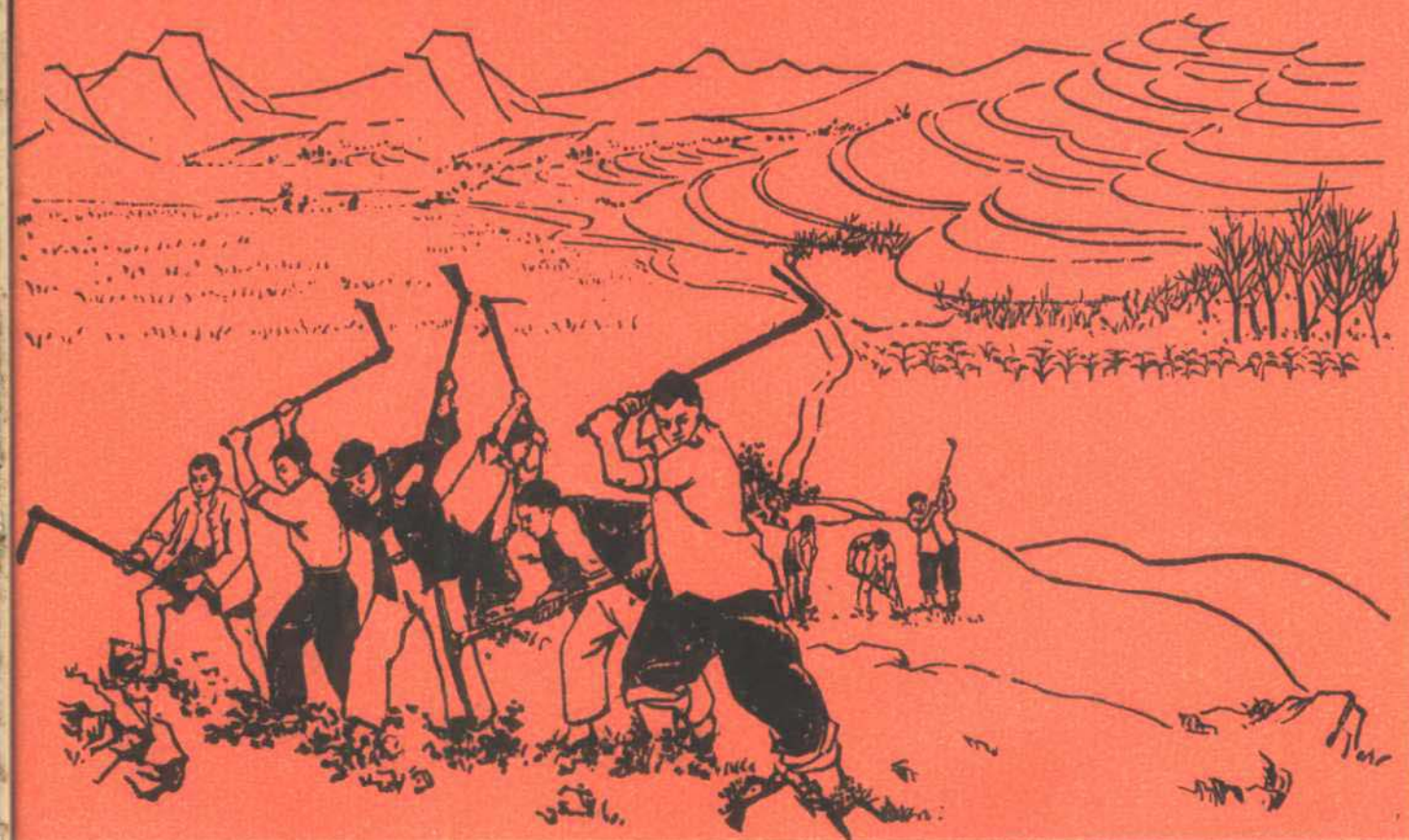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紅心鉄臂創大業

山東省黃縣大呂家公社
下丁家大隊創作組集體創作

故事會小叢書

內容提要

这里有三个故事，写的都是发生在山东省下丁家大队的真实故事。

下丁家大队是山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，故事《红心铁臂创大业》介绍了下丁家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挥自力更生、彻底革命的精神，十年如一日，战胜穷山恶水的事迹；《大闹龙王湾》反映了下丁家人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，决不低头，敢于向老天爷宣战的硬骨头精神；《抢险》描述了下丁家大队民兵在暴风雨中英勇抢救水库的情景。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紅心鉄臂創大业

山东省黄县大呂家公社
下丁家大队創作組集体創作

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80,000册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开本850×1156毫米1/64 印张3/4 字数18,000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統一書號 T10077·1132

定價(四) 0.07元

目 次

紅心鉄臂創大業 · · · · · (1)

大鬧龙王灣 · · · · · (31)

搶險 · · · · · (38)

后記 · · · · · (44)

紅心鉄臂創大业

山东省黄县大呂家公社 下丁家大队創作組 創作

一 引 子

山东省黄县有个下丁家大队，这个大队并不产铁，人也不姓铁，可称得上铁的人就多啦，铁人、铁手、铁腿、铁臂、铁队长、铁姑娘……尽是铁字当头。十多年来他们有共产党的领导，单凭那一把镢、一把镐、一双手、两个肩膀，就敢跟老天爷宣战，向穷山恶水开火，修起了许多水库、塘坝，筑起了许多渠道和滿坡滿山的良田，做到要水有水，要粮有粮，为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，立下了汗馬功劳。

下丁家大队是个穷山沟，圈子村、口子村、大吕家村、下丁家村、范家村等八个自然村正好被八座山团团围住。这些山呀，说一个叫“没苗山”的山名就能知道它们的底细。山上没苗没树的，什么都不长。还有一座叫“莱山”，当地人叫它“懒山”。传说秦始皇在这里移山填海造过陆地。他手里拿着“神鞭”，上莱山想把山赶到海里去。可是，那条“神鞭”却已经被海龙王的闺女偷偷地换了一根假的。秦始皇“啪”地一鞭子抽下去，莱山被打出一条冈，一鞭子抽下去，还是一条冈，山可没有动。秦始皇“啪啪啪”地连抽了十八鞭，抽出了十八条冈，山还是一动不动不肯下海。秦始皇赶不动了，只好心灰意懒地把鞭子一丢，叹气说：“唉！好懒的山啊！”这山也就给安上了一个懒名儿，叫“懒山”。这传说没根没据的，信不得，可它也多少能说出这座山的性质，在旧社会，谁也啃不动它，怎么也成不了好地。千百年来，劳动人民在这儿流血流汗，压肩磨腿，也只开出了二千多亩砂石地。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砂子和石头，还都是高低不平，鸡

零狗碎的，有的才碗口那么大。别说没有水了，就是有水，浇上去也会象跑马一样地逃走，沾不上庄稼的根，收那么几块地瓜，几颗花生，还算是好年成哩！

这儿的水呢？也只有一条，叫泳汶河。它弯弯曲曲地躺在那儿，平时窄得可怜，象一根细条纱带，有那么一溜子水，连吃水都很困难，别说浇庄稼了。一首旧民谣说：

有女不嫁范家村，
吃水要到南山根，
去时穿的绣花鞋，
回来露出脚后跟。

为了打那么一点水，能磨穿新做的绣花鞋。可是，一旦山洪暴发，河水又成了千军万马，横冲直撞，一泻千里，把近河的庄稼都淹了。所以，在旧社会这里的农民靠山山穷，吃水水涸，种地地坍，加上地主和刮民党(国民党)的剥削和压迫，日子就有黄连那么苦。象大吕家村，一共六十五户人家，要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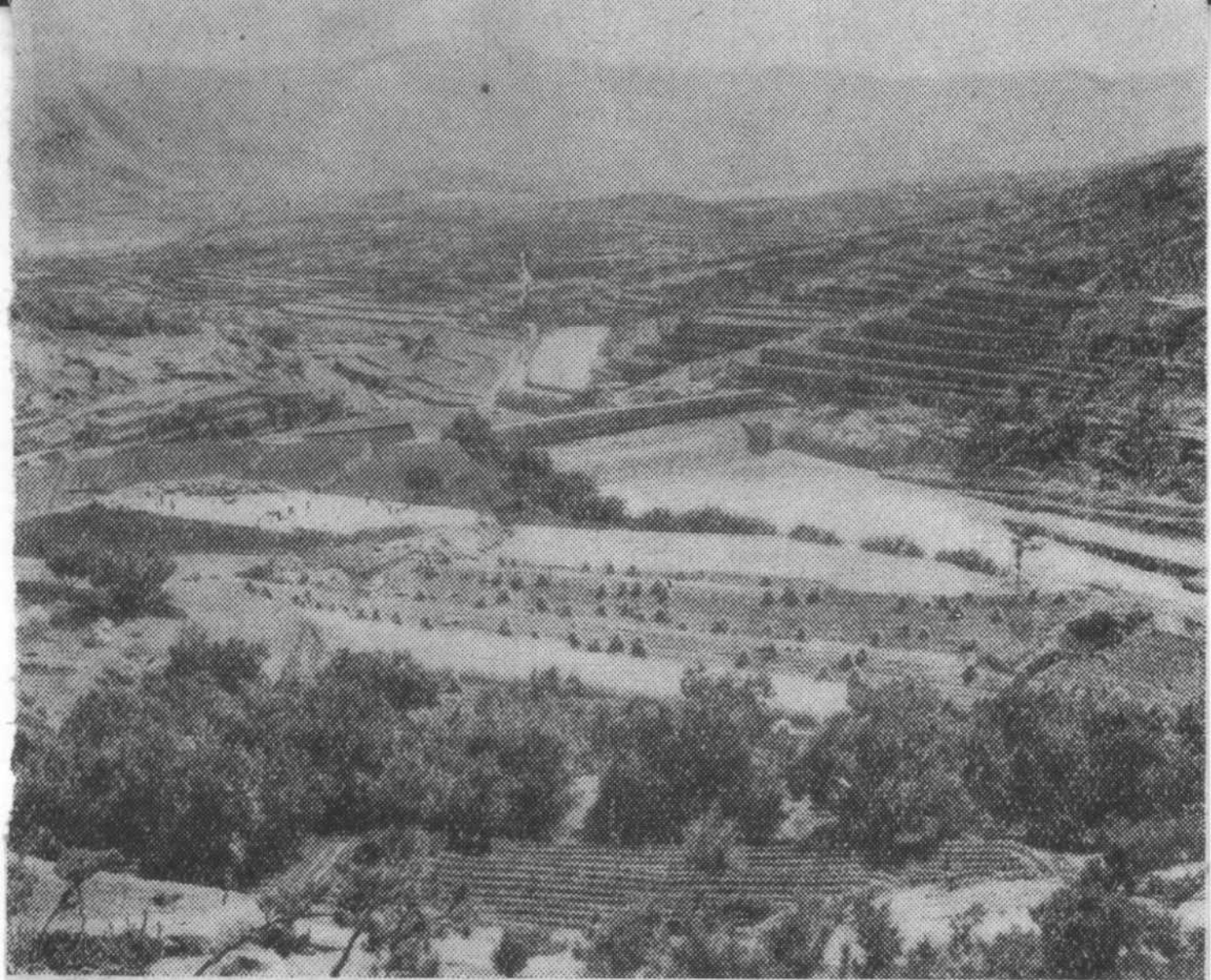
的就有四十六戶，餓死的、凍死的、自杀的、賣兒賣女的、賣老婆的、討不起老婆一辈子打光棍的不知有多少。現在的大隊長張書勤，在舊社會就吃過柳樹叶子，老婆要了六七年的飯。

解放後，這旁山溝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可是生產還得聽老天爺的，做不了主。直到成立了高級社，特別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後，這兒的人就長上了鐵手鐵臂啦！敢叫旱天不旱，瘦地不瘦，“懶山”不懶。

二 開 水

要叫旱天不旱，就得管住龍王，鬧水。這是山區生產建設的根本。方針也是明確的：“三水歸田”，“蓄天上水為主”，還有“以小型為主、當年受益為主”。三水就是天水、地水、河水。可真要鬧起來，問題就來了。

一九五七年春，大旱。那時候，還是高級社時期。高級社黨總支領導大家花了五千個人工，就地取材，用石頭、泥土在大呂家村後面的兩座山之間修起了第一座小型水庫，解決了附近六十畝地



下丁家大队的梯田和水库

的灌溉问题，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。这年秋天，又是大旱，大吕家村后山上的口子村，地都裂了缝。种小麦的时候，社员到处掏井挖河，水少得拿瓢儿好久才能舀满一桶，就赶紧往地里送。他们磨破了肩膀跑肿了腿，总共挑了四万多担水，才算在八十多亩地里种上了小麦。大吕家村的水库就

在口子村下面，口子村的社员，一面挑水，一面见了下面的水库就眼馋，盼望口子村也能修上这么一座水溜溜的水库。

等小麦种完，党总支又把事儿做到社员心上来啦，决定马上在这儿修一座口子水库。社员也象办喜事那样，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番。水泥要花钱去买，就尽量少用，拿石头、泥巴来砌，反正山上有的是石头，东面大泥崖子（大土墩）又有的是土，不用花钱去买，花上万把个人工，就能把水库修起来。可是正当要动手的时候，忽然有个社员跑出来：“不行，水库修不得！”那个时候，他对合作化的前途还认识不清，怕合作化长不了，要是水库修起来，原来是他的一亩八分好地就得淹个没影儿。他说：“修了水库，淹了地，合作社要垮了，怎么活？我要饭都找不着门！”有的人还说：“嗨！打开天辟地起，就没听说垒几块泥巴就能挡住水的。常言说：‘猫不跟狗斗，人不跟水斗。’人还能斗过龙王爷？惹冒了他老人家，把尾巴一摆，我们都得跟龙王爷去扛小旗。”

现在的大队党总支部书记王永幸，就是那时候高级社的党总支部书记。他是个二等残废军人。一九四五年参加北海武工队，一九四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一九四八年在攻打山东省兖州的时候受过重伤。现在，他头上、背上、左肩膀后面，还留着三个很大的伤疤，不抗热，不抗冻，常疼得象火烧。可是，他的思想并没有残废，心正红着呢！他记着党对他的教导，把山区当作战场，把困难当作非拿不可的碉堡。回下丁家不久，他就披盔戴甲地带头办互助组、初级社，走合作化的道路，决心按照党和群众的要求，在山区闯出一个锦绣江山来。

王永幸办哪一件事都离不了一把金钥匙，就是牢牢记住阶级斗争，即使看来很细小的事情，他也不肯放过。比如说吧，这儿的干部有一条规矩，叫“送礼不要，请客不到”，这就是他回乡以后兴起来的。有一次，他还没当干部的时候，上县城买了六七十斤菜和黄豆，打算挑回家吃一阵。他肩膀受过伤，压上扁担就疼，只得把担子歇下。这时候，同村有个人见了，却装着没看见，睬也不睬他，就

走了。王永幸是条硬汉子，就一步一疼地把担子挑了回来。后来王永幸当上了领导干部，却马上有人登门拜访，请王永幸喝酒来了。王永幸不去，还叫人硬抬着他走，王永幸还是不去。他问自己：为什么我没当干部的时候，有人不理睬我，当上了干部又有人请我喝酒呢？请酒、送礼，一个请，一个喝；一个送，一个受，这又是为的什么呢？又有一次，一个富裕中农硬要请他喝酒，他知道这个人没安好心，想看他说些什么，就去了。原来那个富裕中农的儿子想当干部落了选，请王永幸“帮个忙”。富裕中农还讲了一个韩信替刘邦立下大功劳，最后被刘邦杀了的故事给他听，意思是劝王永幸别为共产党那么卖力，想挑拨党和王永幸的关系，瓦解王永幸的革命意志。王永幸是要跟党走到底的，卖力也一定要卖到底，就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，揭穿了他的阴谋。同时，王永幸更明白请酒送礼之中也有阶级斗争，是资产阶级腐蚀干部的一个大缺口。经过党总支的研究，就立下了这一条规矩：“送礼不要，请客不到”。有的群众也就说王

永幸是“清官”。现在修水库有人怕龙王，怕合作社垮台，王永幸马上感到这里面也有阶级斗争，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这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抗日游击区，群众对八路军有深厚的感情。党总支跟党支部一起，拿八路军同群众共患难、同生死的革命传统和合作社的光明前途来教育群众，打破了他们的顾虑和迷信思想，水库的清基工作也就开始了。

可是，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。那里有座土地庙，清基的时候得扒掉。又有个老人出来说：“这哪能扒得！没了土地爷爷，我死后上天，谁给打通行证哪？这不是成了无家可归了吗？”不让扒。大家要扒，有个别的人不让扒，一场辩论就开始了。那老人正说得有劲，十九队队长、共产党员吕文堂立刻出来说：“土地爷爷算个什么？不过是块死石头。这儿的土地爷爷，还是我爷爷当石匠那时候从小北乔（况kuàng）山上搬来的石块，他刻上几刀，才有了个人样，能打什么通行证！谁要的话，我给他再刻上几个。人死了上天的话是财主拿来哄人的，别

信那一套。”他心里想：要说有天堂，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才是天堂。我们修水库，也就是为了要在山区修个天堂出来。共青团员吕文禧也说：“过去财主哄我们穷人给土地爷爷磕头下跪，现在得换个班，叫它给我们办点好事，干脆把土地庙的石头盖拿来作水库的闸门！”大家说声“对！”就七手八脚地把土地庙掀了下来。那土地爷爷反倒成了无家可归，不知道被扔到哪儿去了。以后清基的工作就进行得很顺利，大家的干劲没有说的，工地上只听得铁锹、镢头叮当响，镢头、铁锹响叮当，个个猛干猛打。汗从头上流到脚背，灰土把脸画成了大花



脸，大家还是觉得挺痛快，挺有意思，越干越起劲。

坝基清好，就得填上土，一层层地打结实。这得八九千方土，在东面大泥崖子上有的是。可是，那儿的迷信思想除了，这儿又冒了出来，到要动东面大泥崖子的土的时候，又有人出来说：“这是龙背，动不得！你们忘了，那年动了龙背土，不尽死年轻人。”没人提这话倒也罢了，有人提起了这话，大家就心火冒了顶。在旧社会，有一年村子里倒是真的一下死了几个年轻人。当时，迷信重的人很害怕，去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来。阴阳先生光会胡说八道，见东面大泥崖子上的土被人动过，就说这儿是“龙背”，动了它的土得死人，吓得村上的人再也不敢破它的土。其实，哪有什么龙头龙背呢！事情的真相倒是这样：那年，有个叫小牛的，家穷，才结婚就到渤海去拉鱼。“宁到南山当驴，不到北海拉鱼”，这活儿可苦啊！小牛本来已经累出了肺病，可是，冬天下着大雨，渔霸还是硬逼着他干活，他干慢了一点，就挨渔霸好一顿打，还给赶了回来。小牛一气一病，两眼一闭，死了。还有一个人，

实在穷得没法活了，借高利贷买了二百斤鸡蛋到黄县城去卖。一个地主买了他一百斤鸡蛋没给钱，他上门去要，地主却翻脸不认账，还叫狗腿子打了他一顿。山有洞，人有气，他一气就病倒在炕上起不来，不久，两腿一挺，死了。这些年轻小伙子，哪儿是动龙背死的啊，是渔霸给逼死的，是地主给打死的！挨了打，吃了亏，丧了命，不把这笔血债往地主、恶霸的身上记，反而信阴阳先生的胡诌，现在又拿这个迷信话来阻挡修水库，这不是讨债找错了主，报仇走错了门吗？要都那么受人的骗，我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呢？幸亏来了共产党，穷人的眼睛也亮了，谁还想骗人，办不到！民国八年大旱，谁也没动过龙背吧，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？又为什么死的尽是我们穷人哪？总支书记王永幸领着大家这么一辩论，一摆事实，心里有疙瘩的人马上把疙瘩解开了。一个小伙子举着镢头，奔到大泥崖子旁边“嚓”地一镢头，把龙背上的土破了一大块下来。接着，大家的镢头没停地往下刨，把土往坝基上运。这还嫌慢，不知是哪个诸葛亮想了一个妙

法，把大泥崖子的底头挖空，再从上面插几根大杠子下去，用力拿杠子一撬，整个龙背就裂成几大块，“咚咚咚”地塌了下来，不用一镢一镢地刨，光用小車往坝基上运就是了。这儿的迷信思想一扫光，集体化的光明前途越来越清楚，社员们连胳膊窝里的力气也都使了出来，天再冷也不歇工，雪大扫光了就干，夯土的石礅往上一抛就是一人多高，一砸土能陷下去三寸深，砸得土层象铁板釘的。开石头叮当响，有的提着铁锤一口气能打一二百下。就是这样干，他们还嫌它不解渴，休息时间还非扔那么几下手榴弹不可，练练民兵杀敌的本领。经过七个月的苦战，他们沒有向国家要一个錢，花了一万一千个人工，终于把这座水库修了起来。后来还加上一个零头，在水库旁边赶修了一个扬水站，装上十二匹馬力的抽水机，让高高在上的山冈地也都能吃到水。

修这座水库，拿下这个碉堡，要说容易，也真不容易啊！下丁家的贫下中农碰到困难，总爱说：“干！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”口子水库这座火焰山

也的确让铜筋铁骨的下丁家人跨了过去，而且过了一座又一座，一座过了又一座，拦河坝、柳沟水库、小陈家水库、下丁家水库、大陈家水库，都一座座地修了起来。修了两层不够，又修三层楼水库；修了低山水库，还修高山水库。他们是春也干，夏也干，秋也干，到冬天更是大干特干，一年如此，十年如此。每个水库都是立竿见影，当场见效，当年发挥作用。一个生产大队，也仅仅是一个生产大队，十年来单是在水利建设方面，除了在一九五七年修拦河坝的时候，国家支援了十五吨水泥以外，就没再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，竟然能够修起八座水库、十座塘坝、一座拦河坝、四处扬水站、一百五十三眼水井方塘，还有十几华里长的环山干渠，初步实现了山区水利化，做到水库处处有，甜水满山流，庄稼绿油油，真说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。他们靠什么？靠党的领导，靠自力更生，还有靠两只手劳动。

说起水利上的劳动，下丁家人是过得硬的。劳力不够，六十八个大嫂子和老大爷也能修起一座